

少年科幻大世界丛书

捣毁魔窟的战斗

DAO HUI MOKU DEZHANDOU

主编 王国忠
陈 渊
盛如梅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前 言

科幻小说和根据科幻小说改编成的科幻电影，常被认为是给少年儿童看的。当然，少年儿童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幻想，他们憧憬未来科学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想知道10年、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然而许多成年人也喜欢读科幻作品、看科幻电影，包括大学教授、作家和科学家。在美国，《侏罗纪公园》、《外星人》两部电影，是电影有史以来经济收益最高的。《第三类接触》、《全国回忆》、《星球大战》、《疯狂的麦克斯》、《异形》、《终结者》等科幻影片都使成人和儿童入迷。与这些影片相关的小说，也成了少年儿童课余成人业余喜欢读的畅销书。

科幻作品所以令人着迷，是因为科幻作品与人类科学技术文明发展的成果血肉相连。这一特殊的文学，具有激动人心的超时代想象和积极的社会功能，极有利于激发人的创造性想象力和科学探索精神。

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通过一个双重性格的形象，揭示了人类与科学、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后果。以后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又在科学知识基础上创作出一系列的科幻故事。他在作品中所作的预言，一次次地被科学的发展所证实。英国的乔治·威尔斯以及后来的不少严肃的科幻作家，把科学幻想和推理同社会学结合起来，以生动感人的小说形式，揭露了现实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科幻小说这一特殊的文学，已经并正在以发人深省的预

见性和深刻的社会寓意,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宏观与微观、过去、现在和未来及其变异等无所不包的疑问,推到社会面前,让人们去思考与鉴别。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逐渐意识到科学幻想小说在青少年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早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些发达国家就已将科学幻想课程列入学校教育计划。

为此,我们产生了编选一套《少年科幻大世界丛书》的想法,并准备精选一部分世界当代科幻小说的优秀作品,改写成故事,配上精美的图画。感谢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和全国科幻创作界的朋友们(包括港台的朋友)、翻译界的朋友们的大力帮助。现在首次与少年朋友见面的5本科幻故事,内容有关宇宙太空和异星生物的追踪和探索,科学实践与未来社会、生态平衡的破坏引发灾难、机器人与人类社会、时空转换和奇异世界历险,以及进化与变异等题材。这些作品科学构思大胆神奇,幻想色彩浓郁绚丽,寓意深刻发人深思。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悬念迭起,扣人心弦,十分耐看。

这些故事的选材不仅为满足少年朋友对世界科幻作品的渴望和了解,丰富他们的课余文化生活;而且有利于激起他们的创造想象力和求知的热情,引导他们去追求真、善、美,警惕假、恶、丑,从而培养勇敢的探索精神。我们殷切地期望,广大少年朋友关心这套丛书,积极提出宝贵的意见,帮助我们把这套《少年科幻大世界丛书》编得更好!

主 编 1995年8月上海

目 录

地球的镜像	(1)
多伦叛乱	(18)
那时他们多快活	(31)
卡恩之变	(40)
性 变	(50)
奇异的时间屏幕	(61)
美梦公司的礼物	(73)
捣毁魔窟的战斗	(90)
会说话的红树	(108)
水晶人	(125)
神奇的胡子	(138)
魔 圈	(151)
我去了天边城	(176)
绿蜻蜓	(188)
木乃伊七号	(199)



地球的镜像

远远望去，这个星球是黄色的，就像一只柠檬浮现在紫黑色天鹅绒般的宇宙空间。因此，“探索号”上的宇航员们以为它上面只是一片裸露的沙漠。

宇航员们小心地勘察着这个寂静的星球。他们很快就发现，大气层的主要成分是氧——这就是说，可供人类呼吸；这儿的河水也可以饮用。不过，虽然星球上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植物，却并没有发现飞禽走兽，更没有高级的文明。只有在最后，

他们攀上了云霞掩映的高山，才发现隐隐约约露出一些宫殿式建筑的飞檐和角塔，但是寥无人迹。他们称它为“乌伊齐德。”

三年半之后，宇宙飞船“百花号”又在





这个柠檬般的星球上着陆。

“喂，老崔，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做乌伊齐德吗？”“百花号”的船长、年轻的生物物理学家令狐申喊道。

考古学家崔一宁回过头来，迟疑地摇了摇头。



“你把这个字母倒过来念——对，Diqui—Uiqid，意思很清楚：地球的镜像。”

崔一宁好奇地环视着火箭四周的自然景色。他们降落在一片苍茫无际的草原上。草的颜色是品红的——虽然有些斑驳，但是品红色的基调使得大地像是着了火。远处，波光粼粼的，大概是一个湖泊？不过湖水却不是蓝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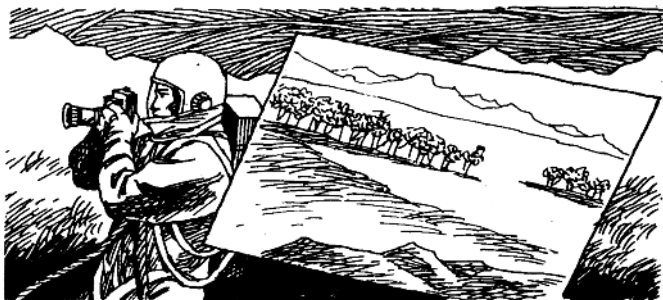
而像绍兴花雕一样，泛着明亮的黄色。更远的地方，有一片青色的、连绵起伏的山。宇宙飞船的那一侧，有一片稀稀疏疏的树林子，好像杨树的那种乔木长得十分高大，不过树干是棕色的，而叶子却像玫瑰花一样红，香山静宜园的红叶远远赶不上这些叶子的火辣辣的美丽。

“我可看不出这儿与地球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崔一宁咕哝道。

“真的吗？”令狐申快活地说，“叫你的夫人来看看。喂，杜英玲！”

叫作杜英玲的女宇航员是一位纤瘦、举止敏捷而秀气的女人，她的职业是地质学家兼摄影师——宇航员们都得受两个以上的专业训练。她站在丈夫身边激动地察看着这片陌生的土地。忽然，她抓住崔一宁的手，嗫嚅道：“补……”





色……”

令狐申得意地笑了，又把聪明的眼神投到第二个女宇航员、他的未婚妻子化学家兼医生古明慧的脸上。

令狐申迅速地抓过挎在杜英玲肩上的照相机，也不对准什么目标，立刻掀动了快门。五秒钟之后，冲洗好的照片——彩色负片从暗盒中退出来了。令狐申捡起照片，迎着亮光，刚投上一瞥，便大声喊起来：

“可不！就跟在十三陵或者西山拍的照片差不离儿……”



由于光学上的补色原理，在乌伊齐德上用彩色负片拍的照片，竟和地球上用彩色反转片拍的照片十分相似，这点深深激动着宇航员们。

“真是……镜像……”崔一宁喘



着气说。

“瞧吧，我们会发现乌伊齐德人的，像你我一样，只是浑身上下，一片蓝色……”令狐申狡猾地眨着眼，嚷道。他很快又钻到飞船肚子里，开出一辆气垫车来。

他们一个个跨进气垫车。杜英玲想，可不，他们就像爱丽丝一样，来到镜中世界——不过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而不是英国小姑娘爱丽丝的梦境……



气垫车时速为一百八十公里。他们开上这片不很陡峭的山地，费了四个半小时——当然是按照他们手腕佩戴的、地球的手表。

他们停下来休息了两



次,吃点东西,拍些照片,采集点岩石和植物标本。的确,他们一次也没有遇到过哪怕一只昆虫,甚至一个昆虫的躯壳。看来,第一批宇航员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乌伊齐德上没有动物。但是那些飞檐和角塔又是什么生物建造的呢?

他们按照第一批宇航员绘制的地图去找寻据说是高大的宫殿式建筑,又白白浪费了两个小时。地图没有错,山、湖泊、树林子,方位都一样,只是……

“也许,是他们的幻觉,”崔一宁喃喃地说,“就像地球上的海市蜃楼……”

气垫车猛烈地喷着气,继续爬坡。他们要登上最高





的山峰。

一个巨大的火山口张开在他们面前。

“也许火山爆发，把宫殿摧毁了？”古明慧说，她的声音像银铃一样悦耳动听。

地质学家杜英玲摇摇头。只有三

年半的岁月，什么样的火山爆发，能够不留下一点儿痕迹？她用带点儿疑问的眼光看着丈夫。崔一宁正以考古学家的精明的目光观察着火山口，然后果断地说：

“我得钻进去——里面曲曲折折，气垫车怕不行吧？令狐，咱俩？”

“我们都进去。”杜英玲庄严地说。她立刻从气垫车上拿下一盘细细的、但是非常坚韧的玻璃钢索具。





四个人身上都背着小型喷气发动机——这是为了往上爬时帮助一下体力，然后他们攀着绳索鱼贯而下。弯弯曲曲的火山通道提供了天然的阶梯。他们只休息了一次，喝了点水，就到了火山的底部。令狐申看了看手表，他们只费了一小时又十分钟。

“这边，”崔一宁用一种压抑的激动的声音说，“那儿有亮光。”

的确，一种神秘的光从熔岩壁上反射出来——一种场致发光现象。淡淡的，宛如紫色的轻烟，把火山底部照亮了。这是一个奇幻得有如童话的世界。杜英玲紧紧攥住丈夫的手。古明慧依傍着令狐申，后者则一动也不敢动，他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就像非洲的战鼓一样。





“这儿有通道，”崔一宁靠近令狐申，轻轻说：“我们进去看看！”

他们又鱼贯地穿过那条只能容一个人的通道。十几分钟以后，便来到一个很大的洞窟。从拱形的顶部，投射出一种若隐若现的微光。洞窟的四壁很平滑，好像是人工修整过的，在它的一侧，甚至还有几扇门。

四个人就站在其中一扇门的面前。乌伊齐德上的有理性的生物，是不是就要跟地球使者会面呢？

他们屏息敛气，用眼神互相商量着，每个人的眼神都是惶惑不安的。门，不是木头制的，好像是一种不透明的黑色的有机玻璃。





门上，也像中国古代建筑的大门一样，一排排、一列列嵌镶着突出的门钉，不过要小一些，密一些。

令狐申伸出手，摸了一个门钉。啊……他惊呆了，张大了嘴。

这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洞窟消失了，他们面前竟是无边无际的大海，蓝色的、荒凉的大海，涌起滔滔白浪；接着，海上出现了巨大的张着满帆的桅船，一艘，两艘，三艘……

一个高大魁梧、面白无须的人立在船上，离宇航员们似乎只有十步之遥。他的嘴吸张着，在说些什么，却一句话也听不见——转眼间，海面上露出一条蓝鲸的背脊，像喷泉一样的水柱，蓝鲸的尾巴拍打着海水，不久又消失了。

“这是……”崔一宁在他妻子耳朵边上悄悄说，“这是郑和下西洋……”





大家恍然大悟了：这当然是地球的镜头，海水、船、蓝鲸人物……那个人，就是声名赫赫的三宝太监郑和。场景是这么真实！宇航员们却一点儿也不曾想到：为什么反映地球上十五世纪的历史事件的全息电影竟然会在一个陌生的星球上放映出来……

船消失了，海消失了，四面依然是空旷的、被淡淡的神秘光源照亮的洞窟。宇航员们才从白日梦中醒过来，他们谁也不想说话。

“我是不是再揪一下别的门钉？”令狐申怯生生地说，他已确凿无疑地弄明白了：这是放映全息电影的一个个按钮。

没有人回答。令狐申把哆哆嗦嗦的手伸向另一颗“门钉”，他自己立刻又惊得往旁边一跳。

眼面前是残酷的战争和屠杀。不，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院落里。全身甲冑的战士向着官装的女子举起明晃晃的战



刀；血，像喷泉一样……突然间，什么地方着火了，啊，火光中隐隐约约的，不是雕梁画栋，亭台楼阁？

“火烧……阿房……宫。”崔一宁结结巴巴地说。

作为考古学家，他已经看清楚，甲冑、宫装、兵器，都是秦代的款式。

令狐申，立刻又掀了另一个按钮。啊，这回谁也不用怀疑了：竟是几十个胳膊上缚红布条的少年齐刷刷地站在那儿，然后又是另一伙同样年龄的少年扑向他们；转瞬之间，皮鞭飞舞，刀光闪闪，砖头乱飞，一场混乱的搏斗，一个小伙子，额角滴着血，脸上在抽搐，一双眼睛失神地瞅着宇航员们……

崔一宁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摇晃了一下，倒在地上。

“一宁！”杜英玲尖声叫着。令狐申和古明慧七手八脚地把崔一宁扶起来，只听见他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我可怜的哥





哥啊……”

二十世纪的一场愚昧而野蛮的武斗，崔一宁那个武斗中伤重致死的哥哥的形象，竟然出现在这陌生的星球上，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现在，每个宇航员心里都明白：这些全息电影，并不是摄影棚里拍摄的，而是历史的实录，是在地球上的现场拍下来的！

但是，谁拍下的这些镜头？谁又把它们运送到若干光年以外的这个乌伊齐德星球上，贮存在洞窟中呢？

在火烧阿房宫或郑和下西洋时代，地球上根本还没有发明电影，更不用说全息电影了。

这些念头使宇航员们深深感到惶惑而迷乱。

他们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全息电影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掠过去。大多数镜头是普通的、单调而贫困的古代乡村生活，在激流中奋进的小艇的大特写，人和野兽的搏斗，大雷雨中瑟缩地战栗着的渔人……崔一宁认真地、细细地看着，对于一个考古学家来说，有什么东西比看见复活了的古代历史画面更珍贵？

